

内蒙古额尔古纳 俄罗斯族母语衰退成因分析^①

白 萍

内容摘要: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是中国俄罗斯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这里的俄罗斯族多为十月革命前后迁居该地的俄罗斯移民与中国汉族结合的后代, 其母语俄语退化十分明显, 原因主要为政治因素、俄汉通婚、传播渠道和语言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族; 内蒙古; 母语; 衰退; 成因

作者简介: 白萍,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语言学、俄语方言学。邮箱: verabp@163.com

Title: A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in the Mother Tongue of Russian Ethnic Group in Erguna City of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Erguna city of Inner Mongolia is one of the main settlements of Chinese Russians, who are the descendants of Russian immigrants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obvious decline in their ability to use Russian can be explained by political factors, marriage between Russians 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their views on language.

Keywords: Russian ethnic group; Inner Mongolia; mother tongue; decline; factor

Author: Bai Ping, Prof. of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linguistics and Russian linguistics. Email: <verabp@163.com>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俄罗斯族语言研究——以新疆、内蒙俄罗斯语田野调查材料为依据”(编号: 11BYY100)阶段性成果。

俄罗斯族是中国 30 余个跨境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15393 人（2010 年），其中新疆有 8489 人，占 55.15%，内蒙古有 4673 人，占 30.36%。

内蒙古的俄罗斯族多为十月革命前后迁居至此的俄罗斯移民与中国汉族结合的后代，以位于大兴安岭西北山麓的额尔古纳市为主要聚居地。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之长期与汉族通婚，和汉族交错居住，内蒙古俄罗斯族的母语——俄语的使用呈明显衰退趋势。

一、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现状

调查显示，额尔古纳俄罗斯族使用的基本语言是汉语和俄语，其中汉语普遍为俄罗斯族掌握，共同交际语和家庭用语均为汉语，俄语因使用者年龄的差异，掌握程度也不尽相同，但会读、写俄语者甚少。

70 岁以上的老人一般能讲流利的俄语，其汉语一般是在十几岁之后习得，因此很多人的俄语较汉语要熟练。这个年龄段的俄罗斯族老人彼此交往时多使用俄语，但与家人或同村的年轻人交往时则一律使用汉语。

四五十岁到六十多岁的中老年人群，大多在幼年跟父母或长辈习得了俄语，加之那时周围人都讲俄语，只是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被迫脱离了俄语环境，所以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人仍可以讲少量俄语。四五十岁的人多半能听懂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语，会说一些日常用语或词语。个别六十开外的人，口语表达相对流利一些，但较之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有明显退化。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与老年人交往时，无论对方使用何种语言，他们通常都用汉语作答；与年轻人及彼此之间交往时，只使用汉语。

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及儿童，掌握的语言基本上只有汉语一种，为数不多的人可以听懂生活中常用的个别俄语单词。二十岁以下的人，俄语水平较其父辈还要差。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相互之间及与长辈之间交往时均使用汉语。

我们在俄罗斯族人口最密集的临江屯进行了“俄语掌握情况”的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45 份，其中 70 岁以上 9 人，占样本

总量 20%；60-69 岁 4 人，占 8.89%；40-59 岁 15 人，占 33.33%；20-39 岁 11 人，占 24.44%；20 岁以下 6 人，占 13.33%。调查结果见下表：

“俄语掌握情况”调查						
年龄段		20 岁以下	20-39 岁	40-59 岁	60-69 岁	70 岁以上
听说能力		6 人	11 人	15 人	4 人	9 人
听	完全能听懂	0	0	1	3	8
	大部分能听懂	0	2	6	0	1
	听懂个别单词	3	8	7	1	0
	完全听不懂	3	1	1	0	0
说	能流利表达	0	0	0	3	8
	基本能表达	0	2	1	0	1
	表达有困难	1	5	8	1	0
	完全不会说	5	4	6	0	0

结果显示，7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有 8 人能完全听懂和流利表达，占总人数 90%；60-69 岁年龄段能完全听懂并流利表达的有 3 人，占 75%；40-59 岁年龄段完全能听懂的只有 1 人，占 6.67%；其他年龄段能完全听懂和流利表达的人一个也没有。

这些数据表明，当地俄罗斯族的母语能力呈明显衰弱趋势，年龄越轻，俄语掌握程度越差，使用人数越少，使用现状不容乐观。

二、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衰退成因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母语衰退并非短时间、单方面的原因所致，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政治因素的影响

索绪尔说：“有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于许多语言事实有无可估量的影响。”^① 对额尔古纳的俄罗斯族来说，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起大事件，对其语言的使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一是苏联侨民的回迁。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为战后重建，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曾于1947年8月至翌年初从中国集体遣返了一批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侨民。上世纪50年代中，在轰轰烈烈的大垦荒运动中，劳动力问题再次成为困扰苏联政府的头等大事。中苏两国政府经多次磋商，于1954年-1955年对侨居中国的俄罗斯移民再次进行了集体遣返。

俄罗斯移民从中国的大批迁离，也使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人的数量锐减。到1964年，额尔古纳右旗的俄罗斯移民只剩下1户5人，^② 和建国初期的1825户、9799人^③ 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况显然会对当地的语言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操俄语者人数的减少，俄语的使用范围和交际功能大大缩小，一度成为当地强势语的俄语的地位随之发生动摇。

其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俄语成为禁语，被迫在家庭和族内交际中消失，这使得“文革”期间出生的人失去了自然习得母语的可能。而那时已掌握俄语的青少年，“文革”后由于脱离母语的时间过久，已经忘记大半，俄语水平自然受到很大影响。从我们在当地的调查情况看，“文革”期间及之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不懂俄语。这种明显的“断档”现象，应该说与“文革”的影响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2. 通婚的影响

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与汉族通婚比例的逐代增多，是导致额尔

① [瑞士] 索绪尔（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3页。

②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666-667页。

③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现状的又一重要因素。

现今 70 岁以上的俄罗斯族老人，一般属于第一代的华俄后裔，他们的父亲多为中国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族，母亲为俄罗斯人。家庭组合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家庭用语通常为俄、汉两种语言，且多以母亲所讲的俄语为主。因此，第一代华俄后裔从小便在家庭中习得了俄语，有些人还同时习得了汉语。当时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移民众多，村里又有俄罗斯人开办的俄语学校，俄语自然成为了当时的优势语。

第一代华俄后裔的配偶大多也是中俄混血人，也有为数不多的人选择汉族作配偶。这种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用语的新模式，即：夫妻双方均为华俄后裔的家庭，家庭内部用语通常为俄、汉两种语言，并以其中一种为家庭主要用语；华俄后裔与汉族人结合而成的家庭，家庭用语往往为汉语。这时村屯中人们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一般也是俄、汉两种语言。

第二代华俄后裔中的年长者，其配偶情况与第一代华俄后裔相似。但年龄稍轻的人，婚配嫁娶的情况则与其父辈有很大不同。

“文革”期间，由于心灵上所遭受的创伤和心理上对本民族的不认同，华俄后裔的审美和择偶标准产生了根本变化。为了不让自己的后代继承欧罗巴人种的“丑陋”外表而遭人讥笑和歧视，许多华俄后裔开始选择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人为配偶。汉族人绝大多数不会俄语，因此，汉语便成为这种新型家庭中各成员交流的唯一工具。

第三代华俄后裔从小在汉语环境中长大，几乎没有接触过俄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掌握汉语一种语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四代、第五代的华俄后裔。

我们在额尔古纳市室韦镇俄罗斯民族乡下辖的恩和、临江两地做了“俄罗斯族配偶民族成分”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俄罗斯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在 70 岁以上年龄组非常少，在 50-69 岁年龄组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在 30-49 岁年龄组则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很显然，俄罗斯族与其它民族，尤其是与汉族通婚的比例随人群年龄的年轻化而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无疑会对俄罗斯族及其后代的母语使用产生重要影响。见下表：

“俄罗斯族配偶民族成分”调查

恩 和 (43 人)				临 江 (39 人)			
年龄段	配偶民族			年龄段	配偶民族		
	中俄混血	汉族	其他民族		中俄混血	汉族	其他民族
70 岁以上 (8 人)	8	0	0	70 岁以上 (9 人)	8	1	0
50-69 (19 人)	18	1	0	50-69 (15 人)	8	7	0
30-49 (16 人)	8	6	2	30-49 (15 人)	2	11	2

3. 传播渠道的影响

“文革”以前，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家庭用语多为俄语。“文革”期间，由于俄语被禁止使用，其家庭用语被迫改为汉语。“文革”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共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俄语不再是禁语，但除老年人外，能讲俄语者数量很少。对年轻人而言，无论家中有没有懂俄语的老人，他们接触母语的渠道只局限于村中老人们的彼此交谈，时间、内容都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俄罗斯族人，尤其是俄罗斯族年轻人和儿童对俄语的习得。

此外，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缺失，也是导致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状况的重要因素。

20 世纪 50 年代中，在大批俄罗斯移民迁离后，他们兴办的俄语学校也随之停办。1994 年，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成立，其建设内容之一便是在学校开设母语课程。当时，民族乡下辖的牧场中学和恩和小学都曾开设过俄语课程，但几年后便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停办，至今没有恢复。俄罗斯族的孩子彻底失去了从学校途径获取母语知识的可能。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生活的地区与俄罗斯虽仅一河之隔，但却在彼此接触和信息往来上存在着天然障碍。自俄罗斯移民迁离后，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地俄罗斯族基本没有可能与境外俄罗斯人接触，也不具备收听俄语广播，收看俄语电视的条件。再加上当地

懂俄语的俄罗斯族老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因此也不可能阅读俄文报刊书籍，即便能够阅读，获得俄语文字资料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所有这些，无疑会限制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的传播和使用。

4. 语言观念的影响

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语言观念的变化，是和他们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文革”时的遭遇，使俄罗斯族人对自己母语的情感产生了变化，惧怕说俄语会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厄运。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俄边境贸易升温，俄语的作用日渐显露。在与境外俄罗斯人的接触中，许多人已然生疏的母语又慢慢恢复起来。但时隔不久，随着中俄边贸的降温和俄罗斯经济的滑坡，俄语再度成为被冷落的语言。

俄语使用的反反复复以及自身命运的起起伏伏，使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认识到，只有熟练掌握汉语，才是保证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必备条件。我们在当地调查时，在问卷中设计了“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是什么”。133 名被调查人中，有 102 人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结果显示，认为“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是汉语的有 66 人，占到 64.71%；是俄语的有 25 人，仅占 24.51%。见下表：

“对孩子今后发展最重要的语言”调查（102 人）

语种	汉语	俄语	英语
人数	66	25	11
百分比	64.71%	24.51%	10.78%

从问卷结果看，大多数俄罗斯族人对汉语的认可程度要远远高于俄语，这一方面说明，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和当地优势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额尔古纳俄罗斯族对掌握本族语所具有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这种语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族人，尤其是俄罗斯族年轻人学习俄语的热情。

三、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衰退的启示

1. 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衰退的一种特殊类型

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满族基本转用了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居住状况、人口比例、通婚情况、母语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民族汉语和本族语并用，有的以汉语或本族语为主，还有的除汉语和本族语外，还使用本地区主要少数民族的语言。

从整体上看，汉语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掌握的语言之一，而各少数民族的本族语都存在程度不等的退化现象，有些民族的本族语退化现象甚至十分严重，达到了濒危的程度，如赫哲语、仙岛语、仫佬语、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土家语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与民族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因素有关，更与汉语作为全民通用语的地位日益提高密切相连。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汉语在民族交流和对外沟通方面的优势日益突出。在和汉语的频繁接触中，少数民族语由于使用人口少，难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中的年轻人，会更多地使用汉语。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转用汉语通常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双重语言制过程，即要经历民族语——汉语双语并用的缓慢过渡。随着汉语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本族语的地位逐渐萎缩，直至最后停止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民族语言的使用不致中断。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相比，额尔古纳俄罗斯族的母语衰退具有速度快、范围广、缺少过渡等特点，属于中国民族语言衰退的一种特殊类型。虽然俄汉通婚、人口构成、传播渠道、语言观念等因素也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却不足以导致当地俄语在短时间内的急剧衰退。能够对一种语言的使用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唯有政治因素。

政治对语言的影响有时带有强制的性质，它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运用自身权利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可以影响语言的传达手

段和表达方式,左右语言的地位和使用者的语言态度,甚至决定语言的兴亡。古今中外,因政治原因导致的语言兴衰并不鲜见:鲜卑语的灭绝,西夏语的消失;希伯来语的死而复活,英语和法语数百年来来的彼消此长,无不与政治的影响息息相关。

然而在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因政治原因导致的语言衰退似乎只发生在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身上。中苏关系的破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些有着特殊血统的人群在审美标准、择偶需求、母语态度、语言使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对当地俄语教育的外在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

应该说,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使用上的变化,是由政治因素直接导致并诱发,属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功能衰退的典型个案。

2. 是中国跨境语言的一种特殊类型

跨境语言是分布在领土相邻的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中国有30种跨境语言,其使用情况和所处境遇多有不同。通常,跨境民族的人口数量、居住状况、有无文字、受教育程度、母语传播渠道是否畅通、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力度等,都会对其母语保持有一定影响。

中国朝鲜族和蒙古族由于人口较多(朝鲜族有190多万人,蒙古族有500多万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因此母语保持较好。朝鲜族早在1949年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民族大学——延边民族大学(今延边大学),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及广播电视,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蒙古族除拥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出版社及蒙古语文研究机构外,内蒙有关高校、研究所还收藏有上万册蒙古文古籍,且一些蒙古族中小学及大专院校都用蒙古语授课。而中国赫哲族人口不足五千人,没有本族文字,居住地区学校数量极少,且只使用汉语汉文教学。目前赫哲族母语退化明显,已达到濒危程度。京族人口两万余人,没有文字,大多已转用汉语。

作为中国唯一一种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其他的跨境语言。

首先,额尔古纳俄语母语人与境外俄罗斯族既血脉相连,又有所区别。血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作为边缘群体的特殊处境和尴尬地位,也使其所用语言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敏感性。

其次,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虽然人口不多,却有自己的语言和文

字,但母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各年龄段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母语文盲。

第三,额尔古纳俄罗斯族使用俄语者多为高龄老人,但在境外却拥有强大的语言后盾。目前世界上有超过 1.7 亿的人使用俄语,除俄罗斯外,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多以俄语为国语。

第四,与额尔古纳俄罗斯族血统相关的两个国家关系特殊。中苏两国曾有 7600 多公里的边界线,中俄边境线也长达 4350 多公里。两国同属可以左右世界局势的大国,且两国之间的关系足以影响全球政治气候的发展变化。

上述几点决定了额尔古纳俄罗斯族母语的独特性,也使其呈现出与其他跨境语言不同的使用状态。

国家版图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跨境语言的命运究竟受制于母语人所在国度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多,还是受背后强大母语阵营的影响更大,抑或是更易受国界和两国关系的左右?这些都是跨境语言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瑞士]索绪尔(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2. 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额尔古纳右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
3. 姚喜明、王胜利:〈论政治对语言演变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4.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上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6. 何俊芳:〈赫哲族语言丢失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